

# 乾隆年间太湖惨案与张保太大乘教

郑永华 孔祥涛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1744年3月15日),正是“龙抬头”的好日子。但太湖之滨的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宜兴市)蒋祖法等,却在这天开始绝食,最终酿成13人活活饿死的大案。此案引起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清代治理“邪教”对策的转变。

此案发生的源头为僧人时济(1669—1744),俗姓吴,法名慈济,原籍江苏丹徒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家。康熙五十三年,丹阳县人王茂泗住到时济修行的丹徒县道宁庵内,说所信教门“可以坐化成佛”。两人一番探讨之后,剃度30余年的时济自愧不如,反拜王茂泗为师。王茂泗“授以龙华会经卷”,并称远在云南鸡足山的张保太“精通禅理”。时济又于雍正六年(1728)远赴鸡足山云游,张保太“赠以《三教汇一》等书”。

返回苏州后,时济诵读新得的“经书”,“妄希脱凡人圣”。雍正八年,他开始借医修行,每“以为活佛临凡”“亦以释迦佛转世救度众生自居”。十二年,时济正式打出“龙华会”的名目劝诱世人,称“功行圆满,即可口吐三昧,白日升天”。时济还说弟子秦顺龙等人夙有根基,是梁山公孙胜转世。对于这些妄言,教内的人却信以为真,“咸尊时济为教主”。宜兴县蒋祖法、丹徒县吕杏露、丹阳县张仁等人“纷纷入教,并为之辗转相劝”,被蛊惑加入龙华会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狂热。惨剧在看似寻常的“吃素”“修行”“成佛”声中,不断酝酿发酵。

在时济所收的徒弟中,“阖家诚心吃素,念佛修行”的蒋祖法、秦顺龙两人“心迷尤甚”。乾隆九年正月,大年刚过,蒋祖法“自以为功行圆满,意欲归天”,特地派其子去请师父时济来家“叩问修行”。时济来到蒋家后,说蒋祖法等人“功行既可自信,七日不食,凶门一开,灵性出定,既可脱凡”,并称他们“命该属水,应在水乡飞升”。蒋

祖法愈听愈“信为实因”,想起自己曾经去过的太湖西崑山(今太湖西山)禹王庙正处湖水中央,其地又“僻静无扰,可以绝食飞升”,遂决意带领全家前往。正月二十九日,蒋祖法带着儿子蒋仲昌、儿媳王氏、幼孙蒋万亨、蒋万缘、弟蒋祖芳,侄蒋会期、蒋会昭,秦顺龙与其妹吴秦氏,工人钱万相等15人,一起驾船前往太湖。此事大张旗鼓,动身之前,甚至还有上百人“送他归天”。二月初二,蒋祖法等到西崑山上庙内进完香,回船后开始“绝食以坐清功”。除留下朱顺天、宗正乾两人进食以供各人死后“收斂”外,蒋祖法等13位男女老幼,先后于初八、初九、十三日饿死。死讯通知各人家属,蒋祖法之侄蒋仲年等人,“也不啼哭,说有缘法归天了”,50多人连同龙华会内的僧人赶到西崑山,与守尸的宗正乾一起做法事,“依祖法等遗命,连船焚化,将骨殖埋葬于西崑山上”庙宇旁边,并“声音成佛”。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此惊天惨案的发生,自然也非一时的偶然。时济在苏州所传教义,其实与远在数千里外的云南张保太大乘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保太(1659—1741),清代云南景东府(今属景东县)人,本为贡生,但从小吃“报母斋”,后又跟着腾越州(今属腾冲县)的生员杨鹏翼吃长斋,“念经以避风劫”。康熙朝中期,张保太取法名“道岸”,释名“洪裕”,开始在佛教名胜大理鸡足山下开堂倡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刊印了据说是其师杨鹏翼撰写的《解三教释道》,称其所属的“大乘教”传承久远,自“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流传到(云南)四十八代祖师杨鹏翼”,自己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这些说法显然是故弄玄虚,张保太本人是大乘教真正的创教者,后人因而称之为“张保太大乘教”,又称“鸡足山大乘教”“西南大乘教”。

张保太大乘教“所奉者儒与老、释并列,大约出于三教同源,而加厘廓不经之说,为惑人张本”,其实不过就是宋明以来流行的“三教合一”之说。其教以“吃斋、念佛做会、烧香拜佛、劝人入教为修行”,更是各地常见的民俗。因此时人认为张保太大乘教“其说并非别创,系释氏之说居多”。但其教义中关键的一句,即只要入教修行,“将来便可成佛升天,不受阴司苦累”,则无

疑为后来的太湖惨剧埋下了伏笔。

时济远赴云南拜见张保太后,开始在苏州创传龙华会,可见龙华会深受张保太大乘教的影响。时济传教之初,曾给人以很好印象,“总是叫人吃素念佛,并没有别样邪术诱骗,也不要钱财”。但为了增加传教效果,时济在龙华会里对张保太“成佛升天”的说法,又进行了演绎和临场发挥。据事后供称,他常宣扬修行“即可明心见性,神与气交,气与神合”。尤其渲染功成圆满就可升天,“有七日坐化者,有十四日、四十九日坐化者,视各人根气”,吊足了信徒的胃口。当蒋祖法问到吃素拜佛、修行做善事,可有什么果报时,时济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若能至诚持斋拜佛,认真修行,原可成佛做祖的”。

对于这些令人走火入魔的“夺命”邪说,乾隆帝曾命详加询问“是何三昧”?时济供称,“三昧就是心字三点。初起做工夫,静坐念佛,身心还不能定,是动中动,为初昧。第二次做工夫,约束身心,稍能持定,动中有静,是为二昧。第三层工夫,若能精进不倦,身心俱稳,动中有静(应为‘静中有动’),就是三昧。静后持久,不变不懈,精气神三样都养足了,就有真火在体。那火能照万方,无处不照,无微不照,发出来就是活佛。所以叫做口吐三昧”。对此,乾隆帝批为“此所谓外道三昧也”。显然,正是时济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诱发了蒋祖法等人“白日飞升”的妄想。

乾隆九年正处“康乾盛世”时期,而这13人却宛如闹剧般地集体“升天”了。这一惨案,引起了当地官员直至皇帝的重视。江苏巡抚陈大受听闻有此“奇案”,即令详加调查。地方文武官员赶赴西崑山,代理太湖同知又将庙祝带到苏州的巡抚衙门审讯。陈大受随即上奏,称“左道惑众,其初亦未必有他意。迨至愚民信从者多,奸宄之徒每每混迹其中,酿成大患”。乾隆帝接报,批示“此案应严处以示警”,并告诫江苏务必捕获首犯,“且既有此事,汝地方大吏应即早知,若再使漏网,不能辞责矣”。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清廷上下大体弄清了惨案的来龙去脉,对案犯分别进行了惩处。办案官员认为,“蒋祖法等十三命之惨毙虽系自尽”,但传教的时

济和尚难脱干系,“以功行圆满白日飞升欺妄于先,又以七日不食即可脱凡怙恣于后。此等邪教害人,不可不设法以惩”。时济作为主犯从重判处立决之外,帮助时济传教的人或获流刑,或处杖责。至于被时济蛊惑入教的百姓,则“概从宽免究,以省拖累”,同时于各州县粘贴布告,“令其改邪归正”。

此时尚属“以案论案”的阶段,并未触及龙华会背后的张保太大乘教。但两年后,贵州又发生了牵涉该教的案件,最终影响到清代治理“邪教”政策的改变。其实张保太此前已多次涉入案中。雍正八年,张保太“因倡立西来邪教,哄诱乡愚”案发,处绞监候。遇赦获释后,乾隆三年又因与外人接洽,被押解到昆明看守,直到乾隆六年病死。乾隆五年江苏、浙江两省发生燃灯教、五伦教案,牵连十几个州县,6年后亦发现与张保太大乘教密切相关。

乾隆十一年贵州案发后,清廷才查清,张保太大乘教经过四五十年的经营,已形成滇、黔、川三省为中心,影响及于湖广、江南、两广的庞大传教网络,甚至北方的山西、京师等地也有其信徒。兼之四川教首刘奇等人散布“借窍临凡度众”的张保太转世之说,编撰《东明历》等书,谈论历代兴废,因而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警觉。他认为张保太大乘教既造成太湖惨剧等案在先,现又查明案涉多省,入教人数众多,因而批示“不可以寻常邪教视之”。当时案首张晓(云南教首)、魏王氏(贵州教首)等人,均照“谋逆律”“妄布妖言煽惑人心律”等处处以凌迟、斩立决极刑,连已死多年的创教者张保太也被开棺戮尸。西南大乘教由此遭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清理,“逆书”亦被查出销毁,其传播和影响才算告一段落。

## 作者简介

郑永华,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北京宗教史、清代史表编纂等方面的研究。

孔祥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邪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 序与跋

# 哲学是一剂爱情魔药

【美】大卫·奥·康纳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通过研究哲学来学习如何经营爱情?看起来有些奇怪。现代世界,关乎爱情的贴士数不胜数,但从哲学中汲取的营养却凤毛麟角。但在我所任教的美国圣母大学,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我们也因此将哲学放在如此高度。如今我们对哲学的要求,是根源于一种信心和理念:培养人性的自由和思维,而不仅仅是技能。俗话说,哲学是“自由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自由”教育,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这种教育,能让我们准备好过一个有担当的“人”该过的生活,能启发我们去选择充满思索、丰富严谨、“生而为人”的生活。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种大胆的陈述可算是哲学的特殊使命最有力的宣传语。又如美国哲人爱默生所说:“人们想安定,但是只有不安定才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没有什么能像哲学那样不安定,也没有什么能像爱情那样给人以希望。

我们将会与柏拉图一起来思考爱情。在2400多年前的古希腊,柏拉图创作了两篇以爱为中心论题的对话——《会饮篇》和《斐德罗斯篇》。这两部作品对于爱情的威力和危险的探讨,可谓有史以来西方文化中最为经典的。这两篇对话中的明星,是与多位年轻人交谈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除苏格拉底外,主要角色中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男子斐德罗斯——柏拉图的《斐德罗斯篇》就是以其名字命名的。在《会饮篇》中,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斐德罗斯,爱情意味着什么——由这个问题出发,柏拉图引导我们开始了对于爱情的思考。虽然《会饮篇》和《斐德罗斯篇》被我们称为对话,但它们并非如戏剧台词,而是两篇关于爱的伟大讨论,且与修辞密切相关。因此,柏拉图有理由相信,关于爱的问题,或多或

少与修饰性的语言关系紧密,也就是说,爱与奇妙、漂亮的修辞有着特殊的关系。同时柏拉图担心,语言设计出来就是用来说服别人的,有时甚至会以牺牲真实为代价,所以,漂亮的语言有华而不实的危险。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其实我们谈论的大多是自己。但是,我们却总喜欢带上旁观者的面具,以隐瞒我们正在谈论自己的事实。论及爱情时,我们也不会站出来承认:“虽然我试图装得很酷,虽然表面上我像是在进行公正的观察,虽然听起来对待爱情我多么睿智,但其实我谈论的就是我自己。”许多佯装潇洒地谈论爱情的抽象对话,都包含着不少羞于承认的自传成分,也可能是相当程度的自我辩解。正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所说,几乎所有的哲学中都有隐藏的自传成分;而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更是如此。因此,当听到他们的言论,我们总不断地想问:在他的话中暗藏了些什么?同时,我们也会通过他们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不断追问自己:我的表象下暗藏了些什么?

每每谈及爱情,我们也不可幸免地会有相同的隐藏自己感情的倾向,不过,我们也需要像注意到他人的面具一样发现自己的倾向。柏拉图的哲学对话,让我们能够审视、洞察某些有趣、好玩的人物角色,但不要以为,也不要相信具备这种洞察力就能让我们比这些角色更超脱。柏拉图让我们了解他所塑造的种种角色,我们应该用它来认识我们自己——这就是苏格拉底以此闻名的、敦促我们去达成的“自知之明”的境界,也应该是哲学需完成的特殊使命。

(大卫·奥·康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圣母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是其为《爱是光着脚的哲学》一书做的自序,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8月出版)

## 《论天人之际》

余英时,师从钱穆,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本书是探讨中国思想起源问题的一部专题研究著作。余英时先生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突破”概念(指世界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大跃动,最后导致系统性的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正式发端),探讨中国古代系统思想史的起源,并将中国轴心突破的历程,置放于比较文化史的脉络之中,加以系统的叙述,以构建出一个条理井然的历史叙事。

(余英时 著 中华书局2014年7月出版)

## 《家书中的百年史》

从太平天国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抗美援朝,从“文革”到改革开放,近代中国历史借由家书这一传统形式被真实地记录下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披露了他的家族隐秘多年、不为人知的事迹,并写下了部分亲友的人生际遇。它们共同构成一段普通家族的百年沧桑,从中也可以看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萧功秦 著 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 《中国的内战》

胡素珊,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本书是西方学者较早对“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政权”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全面系统、客观中立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关于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者并不满足于以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而是在中国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财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论述基于对政策文件的认真剖析和对政策实际实施及其影响的综合考察,从而细致客观地揭示出共产党是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获得民心和政权的。

(【美】胡素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 《豆选》

一粒粒再寻常不过的豆子,当它具有政治内涵时,不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兴盛时期,还是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抑或是在东方古国面临存亡的20世纪,不仅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而且凝聚着生存与兴盛的力量。本书以描述选举史上的秘密选举方式开篇,让读者走出教科书中格式化陈述的选举促成迷思,进而对中国农村基层选举中的豆选,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描述,让人们看到豆选这种表达选民政治意志的特殊选举方式,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牛铭实 米有录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 《洗澡之后》

本书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为她的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集。《洗澡》是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与《洗澡》相比,《洗澡之后》人物依旧,但故事有所不同,《洗澡》中有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在《洗澡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杨绛先生在前言中说:“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自续集,我就无法阻挡了。现在趁我还在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这部续作,是她对自己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交代和分配。

(杨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 《打开锈住的记忆》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作者认为,影视作品是被记录的记忆,打开锈住记忆的唯一方式是用想象还原那个时代。本书主要采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对港片、好莱坞电影、国产电影及国产电视剧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将文本中所反映的现象放置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来解读,凸显文本自身的多重涵义和价值。虽多为个案分析,但从个案背后,可窥近30年来整个中国电影内容、形式、风格上的巨变。

(张慧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 清史探秘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文化报社办

## 臧克家《友情和墨香》面世

本报讯 著名诗人臧克家生前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友情是我精神世界里的‘半壁天’。”他还用“老友老友,心中老有;意志契合,如足如手”来形容这些伴随他一生的师友之情。近日,由臧克家的子女们选编的《友情和墨香——臧克家和他的师友们》一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文字部分是从臧克家不同时期撰写的有关这些师友的诗文中精选而来,大多是饱蘸浓情的回忆文

字,描写真切深刻,生动感人,一个个呼之欲出、性格鲜活的人物跃然纸上,如书中的《得识郭老五十年》、《往事忆来多——沉痛悼念茅盾先生》、《老舍永在》、《我的先生闻一多》等。这些文章内涵丰富,刻画评价精当,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此外,《友情和墨香》还收入了80余幅师友们的书画作品、40余张臧克家先生与师友们在不同时期的留影。(晓 荃)

## 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出版集团的组织中,傅高义、施寒微等30多位重量级海外汉学家和张炜、迟子建等知名作家,以及众多海内外出版人齐聚在山东青岛举行的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从创作、出版、翻译、传播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人类进步的路标”,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这句名言来强调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过程中,翻译和翻译家的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作家所期盼、出版界所关切、读者所热望。”

为期两天的恳谈会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为主题,下设4个分论坛,分别以“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国文化的翻译与海外接受”“使馆互译项目与跨文化交流”“数字化环境下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主题,以专题演讲、高端对话、圆桌会议等多种形式层层展开。(吴 娜)

## 积极心理学家沙哈尔在京谈“幸福”

本报讯 (记者张妮)“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美国哈佛大学讲师、积极心理学家泰勒·本·沙哈尔说。那么,幸福如何实现?近日,沙哈尔携其著作《幸福的方法》来京,与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学等心理学专家通过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讨论,分享了通往幸福之路的方法。

积极心理学通常被称为“研究人类最佳潜能的科学”,1998年,由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马丁·塞利格曼正式提出,其主张将学术成果与日常生活相连接,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致力于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

康幸福与和谐发展,这也正是《幸福的方法》一书的主旨。书中,沙哈尔用充满智慧的语言,辅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及自我激励的案例,最大限度地帮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发现、感受生活中点滴的幸福。

讨论中,沙哈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切入点,分享了“感到更幸福”的5个简单方法:接受不幸福;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对生活常存感恩之心;偶尔假装我们自己很幸福;和亲朋好友多多相处,珍惜共同相处的时光。对此,张志学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天性,可以尝试沙哈尔的办法,但要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共性与差异。

